

中短篇小说卷

上饶市新时期

文学作品选

周晓霞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上饶市新时期
文学作品选
周晓霞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（1—4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 中短篇小说卷/周晓霞主编.
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7
ISBN 7—5059—4378—2

I.上… II.周… III.①文学—作品集—上饶市—当代
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I218.5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48928号

书 名	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 (1—4)
主 编	周晓霞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冯善雅
责任印刷	冯善雅
印 刷	江西省赣东北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950千字
印 张	38.25
插 页	12页
版 次	200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1050套
书 号	ISBN7—5059—4378—2/I·3409
定 价	90.00元



《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》编委会

主编：周晓霞

编委：丁 凯 刘付生 汪日昇 汪根发
 张应想 吴武华 陈华英 周晓霞
 黄海君 傅之潮 傅 菲

中短篇小说卷主编：傅之潮

散 文 卷主编：黄海君

诗 歌 卷主编：张应想

报 告 文 学卷主编：刘付生

凡 例

一、本丛书为《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》，分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、报告文学卷计四册共 95 万字。

二、入选作品起迄时间为 1978 年至 2002 年。

三、所选作品作者基本上是上饶籍或在上饶市工作的同志。

四、凡入选的作品都是在市(地)以上正式公开发表过的作品。

五、因容量有限,小说卷只选编中、短篇小说,一位作者只选编一篇作品。诗歌卷古体诗词不入选。

六、作者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同时入选选集各卷,只在其中一卷介绍作者。

七、入选作品编排次序由编者排定。

序

刘 华

作为业余作者,我第一次外出参加文学活动,是在上饶的铅山县城。我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的河口镇,晨起群鸦噪林,暮至满城倩影,令我很是惊奇;

作为诗歌爱好者,我第一次出席省里的诗会,则和上饶的诗友有关。他们向组织者提议,应该叫上这位新人,于是我在诗会的半途出场。遗憾的是,辜负了诗友们的期望,终未能在诗歌创作上“冉冉升起”;

作为文学编辑,我第一次遇到的笔会,又是在上饶举办的。在那个暑期,我领略了武夷主峰黄岗山的雄姿。山下蕃盛的夏,山腰满坡黄花的春,山巅呼啸的冬,令我至今难忘。对了,还有一只鹰,在坦荡壮阔的大峡谷里从容地滑翔。

那优雅的姿势让我相信,它并不孤独。有风与之鼓翼,有云与之作伴,鸟的啁啾,泉的鸣唱,莽莽苍苍的群峰,澎湃欢腾的林涛,全是因为它而激动。

一晃 30 年了,也许,武夷之鹰早已无处觅踪,也许,鸟日渐稀少,泉正在老去。但是,我记忆中那幅画面所象征的当年的文学氛围却经年历久,一次次地感动着我。

在铅山,在婺源,在圭峰,在万年,在三清山……每次笔会都让我看到了那从容不迫的翅膀,那锲而不舍的飞翔;看到了相互砥砺意志切磋技艺、相互喝彩的动人表情。在今天,保持这么一种纯净

的心态和优雅的姿态已是难得，保持这么一种激励创作的群体氛围，更是难能可贵了。

在鹅湖书院。我和同事离会的那个傍晚，忽然停了电，乡间一片黢黑。二三十位青年作者攥着手电、点着烛火和打火机拥出大门，向我们道别。坐进车里，但见所有熟悉或陌生的脸都化作了星星点点的光、闪闪烁烁的火，在辽阔而浓重的夜色里，那些星与火是瘦弱的，然而它们用灵魂的光芒挽着手连着心，轰然燃烧，令我温暖至今；

在万年的被我忘掉地名的乡里。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文学社的笔会，我暗暗吃惊那严肃认真的会场气氛。会前，当地和来自邻近诸县的文学青年，显然已相互交流了作品，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在相互间品评作品的踊跃发言中，有的声音几乎像是中学生在朗读课文，其表情却庄严得像是站在神圣的论坛上。那份虔诚，谁见了都得心动。

.....

现在，上饶市作协克服各种困难、争取多方支持，编辑出版了这套《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》，此举无疑是为会员为作者所做的一件大好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可能是上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学编辑工作，编选的体裁、题材范围之广，作者数量之多，全景式地描绘出上饶文坛的盛况美景。它既是一次回顾创作、品尝丰收的盛大检阅，又是一次期待创新、召唤新人的庄严集合。大量陌生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，体现了组织者真诚而美好的心愿。这心愿，便是武夷山里的云和风，鸟与泉，林涛和任山鹰翱翔的空谷。

翻阅着作品目录，关于上饶文坛、文友的记忆，就这么情不自禁地打开了。自新时期以来，上饶的创作始终不断地为江西文坛奉献着精品力作，因此，尽管世事沧桑、人事纷繁，一些作家姓名和作品题目总在我们脑海中，再多的名片也不能覆盖。甚至，我觉

得,一个城市、一个地方是因为有了那样一个或一群人,才让我感到亲切,感到那里的山水的确很美。

2002年的江西谷雨诗会,研讨和着力宣传了上饶等三个地方诗人群体的创作,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。上饶诗群以其实力和特色,以其骄人的成绩,成为江西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为之欣喜之余,我瞩目于上饶文学的全面繁荣。

如上饶的山水风光——

有三清的奇绝;

有圭峰的精致;

有茶乡婺源那么浓的绿,那么诗意的小桥流水人家,那么典雅的一梁一柱、一砖一瓦;

有鄱阳湖的烟波浩淼,满湖帆影早已被隆隆机声所取代,想必暮归的渔船上满载着新生活的意趣;

更有黄岗山的雄峻,纵览云飞,阅尽四季,那气势仿佛把大千世界都包容在宽阔却深邃的谷壑间……

我神往着这样的文学山水。

小说卷目录

桐江笔会·····	傅之潮	(1)
喜佬倌迎亲·····	周晓霞	(26)
菊花和牛牯·狗崽·····	涂新华	(36)
敬礼,中国特种兵!·····	汪根发 汪闻天	(49)
浮尘·····	叶 辉	(59)
救夫滩上三株柳·····	蔡阳启	(64)
好姐·····	汪日昇	(91)
复活·····	黄均明	(110)
回春·····	汪彩萍	(126)
老梨树·····	杨洪鸣	(133)
大茅坞的雾·····	秋 其	(143)
小说三题·····	毛素珍	(154)
黑色涟漪·····	潘瑜华	(160)
云儿·····	翁志刚	(167)
五月不归路·····	艾建军	(172)
小说二题·····	黄淦泉	(187)
羽化·····	映贞河	(193)
别把我当靶子·····	欣 雨	(205)
荷花女·····	李晓明	(224)
春暮·····	郑发贵	(231)
神婴之谜·····	黄良骥	(240)
荣调前后·····	丁 凯	(251)
后记·····		(299)

出了值班室。

皇甫上了三楼，见丁副县长办公室门敞着，里面却没有人。皇甫坐下等了一会，才见丁副县长肋下夹着公文包匆匆进来。见了皇甫，丁副县长热情地说：哈，是大作家呀，来这么早？皇甫说：我找您几次了，碰巧您都不在。丁副县长说：什么事害你跑几趟？皇甫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告说：我们文联开个笔会，想请政府批点经费。丁副县长接过报告扫了一眼，蹙眉道：皇甫主席，县里的财政状况你不是不知道，都月底了，这个月工资还没发下去。这样吧，给你们一千元，不过还得等发了工资才能给。皇甫说：丁副县长，你看这会议预算，紧打紧算也得五千元呀。丁副县长说：这就没办法了。皇甫说：能不能给两千？丁副县长说：考虑你们是特殊情况，别的单位我一分钱也没批，理解万岁吧。皇甫无奈，只好起身告辞。

出了政府大院，皇甫拐进隔壁的县委大院，想找分管党群工作的郑副书记汇报一下。穿过大楼前的花圃时，见一矮胖中年人正在桂花树下同一个年轻人谈笑，便停下脚步叫了声“龙局长”。龙局长正眉飞色舞谈得起劲，斜睨了他一眼，鼻子里“唔”了一声就又别过了脸。皇甫一脸没趣，正要抬脚走路，那个年轻人倒喊了起来：皇甫老师，是您呀！皇甫定睛一看，认得是当年的业余作者，如今腰缠万贯的煤矿老板张向东，遂答应一声。那张向东撇下龙局长，上前紧握住皇甫的双手说：皇甫老师，好长时间没见您了，您身体好吧？皇甫说：还好，没什么大病。张向东说：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又扭头说：龙局长，县文联的皇甫主席你认识吧？龙局长说：县里人那么多，我哪认得完？张向东说：他是有名的作家哩。龙局长说：作家要能为县里增加财政收入就好了。皇甫一听不是味，忙说：小张，你们谈吧，我进去有点事。说完拔腿便走，张向东在后面连喊几声“皇甫老师”他都没停步。

皇甫很想开一次笔会。

县文联已经好些年没有开笔会了。

没有开笔会的原因很简单——没钱。

县文联好些年前每年都要开那么一、二次笔会。十几年前，县文联刚恢复成立时，县财政核定每年事业费拨款，那时没有通货膨胀，一分钱顶一分钱用，那点事业经费还算够用。可是后来就渐渐不行了，几分钱一只的鸡蛋卖到一角、二角、三角，如今四角也难买到了。电费、水费、纸张费、报刊费……全都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涨、涨、涨。而事业经费还是原地踏步一分未增，不要说开笔会，就连日常开支也显窘迫了。于是县文联就有好些年头没开笔会了。

县文联主要工作是抓文艺创作，创作又离不开笔会。县里那些业余作者见面总问：皇甫老师，什么时候开笔会呀？参加省、市和邻县的笔会，那些作家、编辑朋友也总问：皇甫主席，你们县也该开个笔会了吧？弄得皇甫面红耳赤不好作答。

说没钱吗？那不行。县里财政收入连年翻番，去年已经突破亿元大关了，可每次找到分管财经的副县长，得到的答复总是财政紧张无法解决。县里财政确实紧张，这从每月都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就已见端倪了。但皇甫不能以此为理由，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，他不愿给县里脸上抹黑。

然而笔会却不能不开。皇甫又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。不开笔会，创作搞不上去，出不了作品出不了人才要你县文联干什么？你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业余作者们么？每每想到这些，皇甫就不禁汗颜不禁羞愧不禁黯然神伤。

皇甫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开一次笔会了。

这天上班后，他把县文联全体工作人员请到自己办公室（说是全体，实际上包括他自己才四个人），先是讲了一通抓创作必须开笔会的重要性，然后征询大家的意见。

秘书长老林首先发言,他说这个笔会已经到了非开不可的地步了,文化滑坡、文坛清冷,作者队伍人心涣散日渐凋零,再不抓一抓鼓把劲,这支队伍就垮了。

小覃说那就开吧,几年了也不开一次笔会,我都不知文联是干什么的了。

黄璐听了白了小覃一眼说:开?拿什么开?不当家不知油盐价,你知道开个笔会得多少钱?

小覃说:多少钱?不就那么一、二千嘛。

黄璐说:说得轻巧。住宿费场租费伙食补助费讲课费,还得请些外地的作家、编辑,有的还得认下车船费住勤费,没有几千元能行?

小覃听了就不作声了。县文联人手少,个个都兼职,黄璐兼会计,小覃兼出纳,财务上的事黄璐比小覃更清楚。

老林说:几千元也开,一万元也开,打报告找县长去,问他还要不要精神文明?

小覃说:对,找县长去。几千元对县里来说还不是九牛一毛?

黄璐说:县财政也困难,我们还算好,下面乡镇有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。黄璐的爱人在乡里工作,情况她也熟悉。

老林说:不管那些,县里要不到,借钱也得开!

黄璐说:借钱开会?拿什么还?

老林说:管它那么多,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

小覃说:对,对,老林说得对,管它三七二十一,开个会,热闹几天再说。小覃知道老林喜欢热闹,五十多岁的人了却童心不减,有事干眉开眼笑,没事做愁眉苦脸;热闹场合上窜下跳活跃异常,冷清时候蔫头耷脑萎靡不振。小覃背后送了他个绰号——“老来少”。

老林听出小覃的弦外之音,敛色道:小覃你怎么能这样说话?开笔会怎么是图热闹呢?

小覃也不甘示弱：开笔会热闹一下有什么不可？文联好多年也没有热闹过了。

黄璐说：小覃说得也没错，开个会，聚一聚，可以增加文联的凝聚力嘛。

皇甫见大家争论不休，忙制止说：好了好了，大家都不要争了，这事今天就定下来，不管如何笔会一定要开。小黄，你辛苦一下，马上搞个经费预算，明天我找县长去。

晚上，皇甫在灯下斟字酌句写好一份理由充分言辞恳切的报告，时间已近午夜了。他起身伸了个懒腰，心想写这玩意儿比写小说还累人。

没想到，跑了几次县政府，丁副县长只答应给一千元。

3

县文联办公室设在文化大院里。这大院从前是教堂，已有百年历史了。解放后，外国神甫走了，教会活动中止。县里重视群众文化生活，就把它拨给了文化单位。八十年代恢复县文联，原打算放在县委大楼，可一时又空不出办公室，县领导就决定还安在文化大院内，挤出两间房便成了皇甫他们的栖身之地。

皇甫进了办公室，老林他们都在，一见面就问经费落实没有。皇甫苦笑笑把丁副县长的意思复述了一遍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一时没了言语。老林面孔涨红，翕动嘴唇正要张口，皇甫朝他摆了摆手说：县里确实有困难，大家应该体谅。我们再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通过其它渠道搞点经费。小覃说：年年搞活动，年年拉赞助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老林说，现在企业都不太景气，不少工人下岗，有的工资都发不出了，还有钱给我们？黄璐说：我看大家还是动动脑筋找找关系，企业不行就找行政事业单位试试，有的单位拨款多，又有收费权，预算外资金不少，日子很好过的。皇甫叹口气说：也只有这样了。小覃你跟我一起跑几天。老林和小黄也想想办法。

第二天,皇甫和小覃先来到某局。局长同皇甫是老熟人。听了俩人的诉说,局长同情地频频点头说:你们确实是不容易,为了工作这般辛苦。说实话,我们局经费也不宽裕,但你们的精神让我感动,这样吧,我们资助一千元,就算是对县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点支持吧。

皇甫和小覃感激不尽,连声道谢。局长说:皇甫你难得来,在这吃顿饭吧?皇甫说:不用不用,我们还得跑几个地方哩。遂同小覃告辞出来。路上,小覃高兴地说:照这样下去,我看不用跑几天了。皇甫也很兴奋,笑道:但愿如此,经费筹够就不用跑了。

然而事与愿违,接下来情况却大为不妙。那些单位的头头们不是大念苦经就是支吾搪塞推三阻四,更有甚者,某局一年少气盛的局长竟当面揶揄道:你们这是何苦呢?办公家的事卖自己的脸皮值得吗?惹得小覃恼羞成怒要跟他吵架,被皇甫暗暗挡拦住了。整整一天跑了十几个单位,皇甫腰酸背痛晚饭也没吃就躺在床上直哼哼。妻子肖珍以为他胃病又犯了,忙泡了杯“三九胃泰”端到床前。他又好气又好笑接过一仰脖子就喝干了。肖珍奇怪地问:怎么,你不是胃痛?皇甫说:胃倒不痛,只是心有点痛。

又连续跑了两天,有个单位给了四百元,还有两家分别给了二百元,总共二千八百元,离计划还差一大截。小覃灰心丧气发牢骚说:我不跑了,整天热面孔碰人家冷屁股,跟要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?皇甫也觉得这样不行,太有失自己的面子了,便改变做法,先打电话联系,只说话不见面,不用看脸色,这样心里好受些。然而这种办法效果更差,有的单位头头听说是文联的电话接都不接就叫办公室给挡了。皇甫无奈,终日阴沉着脸。

老林见状,自告奋勇跑到一个当经理的老朋友家要了四百元。老林曾经当过县剧团副团长,有点小架子,这种事他从不肯出面,这次是破天荒了。

皇甫绞尽脑汁无计可施,最后把主意打在自己儿子身上。儿

子在乡里当乡长,应该说有点权力,何不通过他去想想办法?他从不愿增加子女的麻烦,更不肯要他们一分一厘,这次是逼上梁山只有这一条路了。趁儿子星期天回县城的机会,他吞吞吐吐把事情说了。儿子说既然这样我就回去想想法子,找几家乡属企业试试。也许是老子嘱托的缘故,儿子还算不错,又帮着拉来一千多元赞助,连同县里答应的一千元,经费总算勉强凑齐。

4

接着是会议场地。按说难得开一次笔会,又邀请了外地几名作家、编辑,县宾馆最为理想。宾馆地处镇区边缘,环境幽雅、空气清新,生活设施在县里堪称一流。可皇甫一打听价格,伸长的舌头半天缩不回了。又到县城几家饭店、招待所联系,价格不高,但不是临街嘈杂就是脏乱不堪,根本无法安心开会写作。权衡半天,忽然就想到桐江书院,那倒是个开笔会的好地方。

桐江书院坐落在县城东南十余公里处的桐山下,始建于宋,多次圯毁复又几度重建,最近一次重修是在八十年代初。书院内楼阁参差、屋宇层叠,环境幽静雅致,确是古代士子们攻读发奋的理想之地。

这天,皇甫领着黄璐和小覃来到书院。

书院管理所的洪所长一听县文联要放在这里开笔会,高兴地连说欢迎欢迎,说这昔日圣贤之地今天要锦上添花了。

皇甫问:开个二、三十人的会,食、宿怎样解决?

洪所长说:房间有几个,但只有七、八张木床,被子也没有。做饭的锅灶碗筷倒置备了,厨师还得到外面去请。

皇甫说:这倒好办。到县城招待所租些干净被子,外面请来的作家、编辑就住房间,县里的作者就睡统铺好了。反正天不太冷,弄些稻草一垫就行了。

黄璐说:这不太艰苦了吗?

皇甫苦笑笑说:谁叫文联穷呢?又说:搞文学本身就是清苦的

事业，大家能够理解的。

谈完工作，已近中午，洪所长硬要留用便饭。皇甫一看手表11点了，还要走几里地到公路上搭车，便点头答应了。洪所长去安排吃饭，皇甫和黄璐、小覃也出了接待室。

书院重修后颇具规模。粉墙灰瓦、翘角飞檐，极富古代江南建筑特色。迎面一座高大的青石牌坊，梁柱上雕镂了“鲤鱼跳龙门”、“雁塔题名”等图案，精巧细腻、栩栩如生。两面分别镌有“斯文宗主”、“继往开来”横匾，使人肃然起敬。牌坊后面是“泮池”，一泓碧水、几叶残荷，饶有情趣。一座玲珑小桥俯卧池上，拱圆如月，名曰“状元桥”。据说当时只有考中状元的士子才能从此过池，不然都得绕道而行。皇甫招呼说：来，我们今天也当一回状元试试。小覃说：小人无才无能，不敢不敢。黄璐说：怕什么？当年的状元除了读书还会做什么？哪比得上我们能文能武？嘻嘻哈哈过了桥，又是一道仪门，是昔日祭祀先贤之处，后面有“讲堂”，为讲学论辩的场所。“讲堂”后面有一空坪是“四贤祠”遗址，祠里曾供奉朱熹、吕祖谦、陆九龄、陆九渊四位南宋理学大师神位，早已圯毁，尚未重建。有人提出不建也罢，留下空地种些花草，以免建筑拥挤局促。穿过空坪，又是一座古建，楼高二层、重甍雕梁，门楣上悬“穷理居敬”匾额，两旁廊柱上楹联为“章岩月郎中天镜，石井波分太极泉”。这便是为清康熙五十六年御笔亲书而建的“御书楼”了。

小覃忽发感慨道：一个封建皇帝竟也如此崇文尚教，确实难能可贵。

黄璐说：正是如此，才有了当时的“康乾盛世”。

皇甫说：“纵观历史，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当是相生不悖的。”

小覃说：那倒是。可恼的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竟把书院也捣毁了。

黄璐说：说什么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不尊重知识，经济也到了崩溃边缘。

皇甫说：这是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呀！

正说着，忽听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。小覃说我去看看谁来了就跑出去，不一会又匆匆跑回来说：是龙局长带了几个年轻男女，洪所长说他们要在书院用餐哩。

皇甫说：那我们走好了，中饭回去吃。

黄璐说：洪所长不是准备了？

皇甫说：书院也穷，就不叨扰他们了。说罢，领着黄璐和小覃从侧门出来。路过大门时，看见空坪里停着辆锃亮的“奥迪”，听到院墙里一片男女嘻笑声，其中龙局长的嗓门最大：快把车上的酒菜拿来，今天我们要好好喝一顿！

5

发出的邀请信陆续有了回音，有两名刊物编辑和两名作家准备应邀赴会。还有一位本地籍的西北某刊物原主编李老来信说，这次很想回故乡看看，但他已于去年退休了，差旅费无法报销，希望县里能帮助解决。皇甫看完信愣了一会：李老所在的城市离得太远，少说也有三千里地，这往返车票少说也得一、二千元。拒绝吧，他不忍心。李老多年在外，思乡之情可想而知，况且他在位时没少给家乡文学事业帮助，曾编发了不少家乡作者的作品。邀请李老参加笔会，一可以请他讲讲课、看看稿；二可以藉此机会表示感谢，帮他了却多年的回乡夙愿。然而，笔会经费东筹西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凑齐，再上哪讨这笔钱去？皇甫一筹莫展，拿着信一脸愁容。

这时，黄璐推门进来，见皇甫愁眉苦脸正在发呆，忙问：皇甫老师，出什么事了？

皇甫抬头见是黄璐，便把信递给她：你自己看吧。

黄璐接过信看罢，沉吟一会说：这事交给我去办。

皇甫说：你有什么法子？这可不是小数字。

黄璐说：你不用问，到时我把钱送来就是了。

皇甫说：你不要勉强。